天亟我生聲文例

商業停頓無事可寫日用所需不獲減免計惟復我本行賀文自給取值如左

（一）短篇小說每篇金元長篇不應二（二）警輕聯兩元詩詞信之三（三）代撰行述墓碑小傳均四十元墓誌碑文倍之（四）題咏序跋贊頌十二元（五）來件處理潤筆均如上例減半（六）收件處上海南京路有工堂或棋盤山著易堂或家庭工業社

汪洋醫師

痔洋醫師統治內外各科痔瘡均覆敏鑑別治法凡柳忠青專門何等手術無論新久已加注射或須打針注射或須注射注射後即愈不復再發一經診斷決定宜用藥內服外敷兼施並用注射藥品有效無效見效即止注射後即用藥內服藥品有效無效見效即止注射後即用藥內服藥品有效無效見效即止注射後即用藥內服

議員第一回說人話

（丹翁）

天下的事實在比較起來，實際裏的好，還是我們江浙的好，這回江浙的戰事，雖起這因，自然是議員鬧下來的禍，可是鬧禍的決不單單是江浙的議員，這議員本是人，這話應該說人話呢，為的人把錢給他，教他說像生兒，所以他說的和人人笑了，教他去說鬼物的話，他們和會說，好似把人的話都忘記掉了，前天報上，議員鬧得沸沸揚揚，說是江浙議員，對於江浙戰事的再後，鬧了兩個話，一是要把製造局搬掉，二是要將滬軍撤去使改做守使，並且要駐滬到底，這兩個話，是普通在租界被鬼的人想說的，尤是上海商界上人，這裏的，說在他們的議員嘴內，豈非奇怪，有人說議員都是年輕的，自然是租界上有洋房，議員是草茅新進，或者租界上國會不敢就在華界上弄點房子，也是有的，又有人說，議員在上海銀行裏都有存款，租界上雖然安全，總比不能不受恐慌，萬一將倒他們存銀子的銀行，那就直接受損失了，還有人疑惑，或者商界裏樓富再倒一月房租，這樣說，這還可說他們說的話，和上海人說的一樣，我看全不是，這是個人，學像呢，本是實健的，不要錢就說人話了，請看人人笑，這是說人話呢。

海應築沼齋門

（益妙）

上海這兩天，新聞界得有一種驚浪，天晚上可以打到崑山了嘍，貴亭已經得手了嘍，好似不到幾天，就可以直破南京城，只是陳線依然未動，直何携手下野，古人說非戰之罪，到底也不能說非戰之功，曾記得蘇州有一個城門，喚作望齊門，因為齊景公的女兒，嫁給吳國，他掛念他的父母，向這東北角上望着齊國，纔有這個故典，現在上海人，一個個都有望齊之意，齊愛元却理理來，選上海應該築一個大大的望齊門，教許多齊小姐性質的上海人，都到那個望齊門上，伸長了頸頸望，有，或者這位齊景公，看那班孝順的齊小姐面上，他就要來呢。

阿木林

（公）

血戰沙場苦不禁。為人傀儡為何心。請看自古從軍者。至竟誰非阿木林。

而不能制勝者，是非木人而不知也，予按，木人，一名傀儡，世之為軍人者，犧牲一己之生命，以為他人爭奪權利，雖欲不謂為傀儡而奪權戰事，而實則為曹錕效死力，亦猶是傀儡耳，今其以木人隨陣，殆亦所謂現身說法者歟，呵呵，

報館茶房日記

（燕環）

一個江北茶房對我說，跟幾帥虎踞在徐州的時候，對於部下，無論吃喝嫖賭，都不過問，甚至於姦淫擄掠，有時亦裝作不見不聞，惟有看報，却絕端禁止，說是報館裏的人，沒有一個好東西，但是他却佩服兩個新聞記者，有人問他是誰，頭一個，說帥指出已故稱讚他有眼力，這第二個，以為那人必更是了不得的人物，不料他却說道，文服甲，人家就不禁嘆氣的一笑了，這文服甲，名叫保國，也曾辦過幾個報館，並且拿過馬二先生的錢，他偏有本事，把所有的津貼，完全上了他自己荷包，却不付給報頭帳，和別人的薪水，末了，辦着竟去生財條生，大大的打了斬頭，才算清理了一切債務，他自己呢，當然沒有生的錢，他偏有本事，把塊錢，總算受用，為的有手法，虧他這樣乾淨，好像這比突然離抗來滬的盧子嘉、和忽地去滬登舟的張子祥伊里布，還要來得個玲瓏剔透，照此一看，真可做得以後凡機關報的機絕今夜他便把這次報館，並且拿過馬二先生的錢，他偏有本事，把塊錢，總算受用，為的有手法，虧他這樣乾淨，好像這比突然離抗來滬的盧子嘉、和忽地去滬登舟的張子祥伊里布，還要來得個玲瓏剔透，照此一看，真可做得以後凡機關報的機絕

富士山上之觀光團兩組（右）梅蘭芳先生及其夫人（左）盧永祥先生及何豐林先生

新聞報的鉛屁股

（炯）

新聞報的校對精審，向來著名，聽說每天出報之後，再請館員細校一遍，稱逢月終，必將錯字最多的校對辭職，獎賞錯字最少的人，這種方法，雖有新聞報想得到，也雖有新聞報做得出，可以為報界模範的，可是近來新聞塞而常常發現鉛屁股（即沒有字之空鉛）了，昨天（二十）第一張要聞第一條第六段中，商榷的標字，（有人說，何以不是鉛，因為量字是四筆字，不會拂空，因為是四筆字，大概總協理都在初假之中，未能親政的原故罰。

羊城戰

（圃公）

鼓鼓聲聲戰血股，將軍令重如山。羊城小試英雄膽，也算沙場奏凱還。

揚中山先生，於大舉北伐聲中，忽與廣州商團開釁，中山率兵萬人伐之，激戰至念二小時，死者無算，商團卒以不支，紛紛向西村退去，中山乃回石城兵工廠，說者謂政府對於商民之處置，過忽倏忽，如是，實自來所未有云。

汪琫爭女士遺事

（花枯）

女士與縣人，名宿汪琫初先生女公子也，幼即寄養於武林高氏，以高翁無子女，與女士之父交莫逆，攜一女，聊娛膝下，女士遂入杭州女子職業學校肄業，性頗悟，得慧解，既而高翁又娶鈴一子來，欲與女士為偶，以女為婦，女士意不願，高翁以家庭專制之力，強訂婚焉，女士無可抗，然以不自由之婚姻，始終葆守其貞操，且借教書以自活，

汪琫爭女士遺像

在中國內地之欲離婚者甚難，以法官宰中國舊禮教，必強女士於前年，經千難萬苦之奮鬪，始解除婚約，還其自由之身，然恨恨不自聊，蓋始之厄於不自由者，今又厄於生活，余曾見隆冬風雪中，他人皆擁重裘，伊尚御一絲袍，處之怡如也，少資新水，

其與倚虹之相識也，以倚虹曾貸廬於高氏，而以二女公子從女士廬於高氏，而以二女公子從女士學，時倚虹尚居西湖，余則奔波南北，讀其所撰小說「其所下」及「湖上詞」者，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固知必有深摯奉戀之人在，願以友朋交際，不使人君，

繼則眷屬相往還，三年以來，倚虹勤遺家變，苦難之中，頻與女士相見，去歲之秋，在蘇州高等審廳庭前，落葉滿階，與倚虹閒步庭除，倚虹忽莊容語我曰，我今心底有一事，願與老友商酌，即告我以與汪女士眷戀事，謂我所告者，朋輩中為第一人也，余曰，有情人成眷屬，我無他語，遂成好事，倚虹遂要余為證婚，余曰倘在南，當將事，奔北，余推脫一人，曰許俊

和寒雲詩

（林屋山人）

用寒雲書事韻

把酒江頭菊又黃。可堪海內偏囚花。人慢故鬼聞京國。詩喜清高入盛唐。河決有靈見雲氣。憐檢何日搶星芒。宜南最是風塵地。莫作桃源洞裏藏。北地昏書久寂寥。況逢插羽遍天嘯。且吟風物樂秋興。却值雲天怨夜遙。鳴馬已聞下榆塞。飛鴻幾見到楓橋。江南破碎雲花在。待爾同看歌浦潮。

衣服面之化

（天）

變化是從人心上生出來的，絕不是從物質上生出來的，獨有這一回衣服上的變化，却不是從人心上變化來的，十幾天前，拉雜的風潮正盛的時候，凡是短衣服的人，絕不敢到華界去，只有穿長衣服的人，還可以在華界搖搖擺擺，現在腰包充足的軍人，第一要緊的，就是想脫去軍服，古人說「蹈化為烏鳥，猶懸其目」，前晚在棚樓上，鄉座說的軍人，他穿的口音，並未曾改掉，不拘何人，都斜棚看看，民國路上簡直沒有多人，只有佔衣店裏軍人的生意興好，原來有了洋貨之後，第二目的就是便衣了，報上說，昨日有個穿長衣服的人，只有佔衣店裏軍人的生意興好，原來有了洋貨之後，第二目的就是便衣了，報上說，昨日有個穿長衣服的人，在華界反去不得了，像這種變化，含着多少原因在之外，也並無甚麼好東西，這樣看來，原來有了洋貨長衣服的人，